

“观境确义” 训诂方法论

(附《使琉球杂录》标点与今注)

邱洪瑞 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本书得到了郑州轻工业学院河南省高校大学语文教学团队建设项目（教高[2015]36号）的资助



“观境确义” 训诂方法论

（附《使琉球杂录》标点与今注）

邱洪瑞 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观境确义”训诂方法论 / 邱洪瑞著.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7.8

ISBN 978-7-5117-3371-9

I. ① 观…

II. ① 邱…

III. ① 训诂—方法论

IV. ① H13-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83014 号

“观境确义”训诂方法论

出版人: 葛海彦

出版统筹: 贾宇琰

责任编辑: 曲建文

责任印制: 刘 慧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乙 5 号鸿儒大厦 B 座 (100044)

电 话: (010) 52612345 (总编室) (010) 52612349 (编辑室)
(010) 52612316 (发行部) (010) 52612346 (馆配部)

传 真: (010) 6651583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鸿博昊天科技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字 数: 230 千字

印 张: 13.5

版 次: 2017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8.00 元

网 址: www.cetphome.com 邮 箱: cetp@cetphome.com

新浪微博: @中央编译出版社 微 信: 中央编译出版社 (ID:cetphome)

淘宝店铺: 中央编译出版社直销店 (<http://shop108367160.taobao.com>) (010) 55626985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市吴栾赵阁律师事务所律师 闫军 梁勤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电话: (010) 55626985

内 容 摘 要

“观境确义”是一种重要的训诂方法，同时也是一种有效的阅读文献和思考问题的方式，即通过审察语境以确定语义及文本所蕴含的精神、价值的方法。对于这样一种重要的理念和方法，至今缺乏系统论述它的著作。目前，对古代典籍进行整理和今译已经成为一项弘扬传统文化的急迫的使命，诠释古籍的范围也越来越广，这就更加有必要阐明“观境确义”所体现出的正确的文献训诂观念和方法。

本书的第二、三、四章从历史的角度梳理并分析了蕴含在典籍和故训材料中对于“观境确义”原则的探讨与实践。

第二章重点考察了先秦典籍以及汉代故训。我们发现，早在《孟子》的文章中就已经显现了“观境确义”的思想，从其字里行间，我们还可以归纳出孟子所提倡的“观境确义”的几个原则：参与原则、正名原则、历史性原则、大压小原则以及具体性原则等。汉代的训诂学家们则实践了这些解经原则，在《诗经》《毛传》、《郑笺》等古文献注释中，我们都可以找到出色的例证。这充分说明，在汉代训诂学家们的头脑中，就已经具有了一定的语境观念，只是没有提出有关的术语而已。

第三章讨论了唐宋时期的“观境确义”思想。出现在唐代的“文势说”表明当时的说经者有了“观境确义”的理论自觉，虽然尚有“疏不破注”观念的消极影响，但已经在理论上表明了说经的根本依据在于语境，而语义联系、体例与文例、句法制约、写作视角、写作对象、篇章旨意、史实背景、文化义理等语境因素在当时的说经实践中也已广为利用。“文势说”对后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宋代朱熹对“文势”“语脉”的分析，就是对“文势说”的继承和发展。

第四章重点讨论清代高邮王氏父子的“观境确义”思想。相对于前人，他们在理论的深度及精度上都有很大拓展。在他们的训诂学著作当中，对“观境确义”训诂方法的运用已经常态化。他们思路周密、逻辑严谨，往往能据语境以得古籍之原貌原义。

第五章是针对“观境确义”展开的一些理论探讨。我们认为，名物训诂重在考据，强调服从语言事实、语言规律，更重视文献及原作者本身的语境因素。

义理训诂重在阐经明理，强调事理的通透，往往会在原著语境之外联系诠释者自身的时代文化语境进行训释，因而有可能超越原典。因此本书提出，对于“观境确义”的研究与实践，必定要将语言研究与言语研究综合起来，同时还要将语言研究与义理研究综合起来。

本书的最后一章以举例的性质讨论“观境确义”在现代的具体运用问题。我们认为，运用“观境确义”的方法，不仅能够准确而生动地解读原典，而且能够给人以思维上的训练。因此，可以把“观境确义”广泛地运用到与训诂有密切联系的各种语言文字工作。

本书附录部分为《使琉球杂录》标点与今注。

序

本书作者邱洪瑞博士，于2003年至2006年师从新疆大学张新武先生攻读硕士学位，学习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于2008年至2011年师从北京师范大学许嘉璐先生攻读博士学位，研治训诂学，为日后的教学与科研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011年7月，他来到郑州轻工业学院汉语国际教育系工作，承担过本科生的《训诂学》、《古代汉语》、《现代汉语》、《大学语文》以及研究生的《中国语言与文化》等课程的教学任务，科研工作也做得很扎实。尤为可贵的，是他做事踏实，为人忠厚。在当今浮躁的世风之下，具有这样品行的人是不太多的。2014年，我带领的郑州轻工业学院大学语文教学团队获批为“河南省高校大学语文教学团队建设项目”，他是团队的骨干成员之一，为团队的建设付出了很多，表现出了良好的学识修养与创新能力。2016年，大学语文教学团队决定资助他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就训诂方法做进一步的研究。

传承优秀的中华文化，训诂观念与方法是关键所在。在对古代典籍进行注解时，因为主观随意，或者过于教条，以致不顾文本的主旨和义理，使得局部文字的训释与其所产生的语境相抵牾甚或格格不入的现象不胜枚举。一方面诠释古籍的范围越来越广，工作任务艰巨，另一方面，承担这一任务的工作者却缺乏正确的文献训诂观念、系统的“观境确义”方法。这与我国历史上发达的经典诠释实践很不相称。“观境确义”是训诂学的一种重要训诂方法，训诂学家所概括的“据文证义”、“因文求义”、“观境为训”等名目均属于此种方法，其实质都是根据语境辨析文献词句的确切含义，以更深刻地理解文献所蕴涵的思想内容及原作者的表达主旨。我们从语境出发可以得到局部词语的准确含义，而只有理解了词语在特定语境中的准确含义，才能够更深刻地领会作为整体的语篇的内涵。德国学者伽达默尔曾说过：“诠释学思考的本质就在于，它必须产生于诠释学实践。”同样，对于训诂学的思考，必须产生于训诂学实践。邱博士通过总结古代典籍中蕴含的“观境确义”思想及对于“观境确义”方法的具体运用情况，适当观照西方诠释学的有关思想，沟通古今中外，较为全面地梳理了“观境确义”的训诂方法，并进行了大量的“观境确义”训诂实践，纠正不少当前诠释古籍工作

中的一些具体失误，踏踏实实地做了一些古籍的标点、今注工作。

期待作者今后有更深刻、更丰满的作品问世，团队会一如既往地支持他。

郑新安

2017年7月20日于郑州

郑新安 山东嘉祥人，现任郑州轻工业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汉语国际教育系主任、“河南省科学技术进步奖”获得者、河南省高等学校省级教学团队带头人。

目 录

序 1

1 绪论 1

1.1 何谓“观境确义” 1

1.2 研究“观境确义”的意义 3

1.2.1 确立正确的文献训诂观念 3

1.2.2 彰显“观境确义”在理论上的价值和地位 5

1.3 “观境确义”的研究概况 6

2 先秦典籍及汉代故训中蕴含的“观境确义”精神 10

2.1 引言 10

2.2 《孟子》体现的“观境确义”思想 11

2.2.1 参与原则 11

2.2.2 正名原则 14

2.2.3 历史性原则 15

2.2.4 大压小原则 18

2.2.5 具体性原则 20

2.3 汉代经师的语境观念 22

3 唐宋“观境确义”的理论自觉 25

3.1 《五经正义》的“文势”说 25

3.1.1 《五经正义》中的“文势”“义势”等术语 25

3.1.2 “文势”说的内容——以《春秋左传正义》为例 26

3.1.3 “文势”说的理论价值及拘囿 50

3.2 朱熹对“文势”说的继承发展——以对《晦庵朱文公文集》中的“语脉”分析为例 54

3.2.1 尊重而不迷信文本 55

3.2.2 义理文意并重 56

3.2.3 剖析篇章结构 58

3.2.4 寻绎语义关系 58

3.2.5 分析语法意义 60

4 清代高邮王氏“观境确义”理论、方法的成熟 62

4.1 王氏对“观境确义”理论的拓展 62

4.2 王氏“观境确义”的类型——以《经义述闻·春秋左传上、中、下》为例 65

4.2.1 根据上下文语境确定词义 65

4.2.2 根据广义语境确定词义 78

4.3 王氏“观境确义”方法的成功与微憾 85

4.3.1 成功之处 85

4.3.2 微憾 92

5 有关“观境确义”的理论探讨 95

5.1 名物训诂与义理训诂 95

5.2 词义与语境 97

5.3 义理与语境 99

5.4 语境与理解障碍及误解 101

5.5 语境的构成问题 103

5.6 “观境确义”的综合性 105

6 “观境确义”在现代的具体运用 111

6.1 古籍整理 111

6.2 思想文化研究 121

6.3 阅读教学 136

6.4 文字校勘 138

6.5 语言事实分析 143

7 结束语 160

参考文献 163

附录：《使琉球杂录》标点与今注 168

琉球册封使汪楫及其《使琉球杂录》 168

《使琉球杂录》序 174

《使琉球杂录》卷一 175

《使琉球杂录》卷二 181

《使琉球杂录》卷三 190

《使琉球杂录》卷四 195

《使琉球杂录》卷五 198

后记 203

1 绪 论

1.1 何谓“观境确义”

“观境确义”的“观”指“观察、审视”。“境”即“语境”，而“语境”概念有广义、狭义之分，狭义的语境指言语上下文，即各级言语单位在一定言语片断中相互之间进行意义搭配、语法构合、文意照应等方面的关系，主要是言语本身中的情境问题；广义的语境除了言语本身情境以外，还包括言语交际场合、社会历史背景、语言使用者的有关情况等诸多方面的因素。^①索振羽《语用学教程》认为：“语境是人们运用自然语言进行言语交际的言语环境。”以下则是该书对此定义下“语境”研究内容的图示^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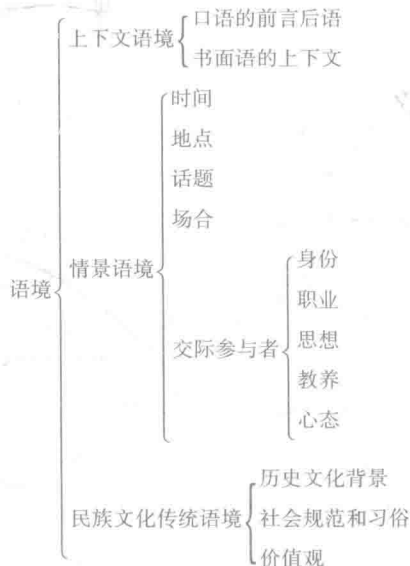


图1 语境的研究内容

① 参见孙雍长：《训诂原理》，语文出版社，1997年，第401页。

② 索振羽：《语用学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3页。

毫无疑问，“语境”的研究内容是很广泛的，但我们认为，语境诸内容对于探求语义的重要性是很不均衡的，其中，上下文语境是“确义”的基础，对于探求、确定任何文本的语义都是必不可少的，而情境语境及文化语境诸因素的作用则需要随机而定。例如：《孟子·公孙丑上》“武丁朝诸侯，有天下，犹运之掌上”中，“朝”为“使……朝拜”。《孟子·公孙丑下》“孟子将朝王”中“朝”则为“朝拜”。要正确解释此两例的“朝”字，关键在于联系“朝”字前后词语所代表人物的身份差异。再如，《淮南子·时则训》：“凉风至，白露降，寒蝉鸣，鹰乃祭鸟，用始行戮。”高诱注：“是月鹰搏鸷杀鸟于大泽之中，四面陈之，世谓之祭鸟。用是时乃始行杀戮，刑罚顺秋气也。”是以“杀鸟，四面陈之”释“祭鸟”，其实“祭鸟”即“残杀鸟”。陆宗达先生指出，“祭”字本应是残杀的意思，“獾祭鱼”“鹰祭鸟”“豺祭兽”等“祭”字应直接训为“杀戮”。考商代契文，“祭”字“形象地表达了残杀奴隶、手执鲜血淋漓的肉块来祭天神和宗庙的样子”^①。可见，训释“祭”字，关键因素在于联系古代文化中的祭祀制度。而训释抒情性较强的文学作品，作者写作时的境遇就显得十分重要。

因此，我们认为“观境确义”之“境”包括必不可少的上下文语境和随机起作用的情景及文化语境。对于前者，我们要从语义照应、语法制约、语用修辞等方面的关系来作推敲（有的训诂学著作的“上下文语境”只指语义方面，而另列文例语境、辞例语境、语法语境等、逻辑语境等，我们认为是不妥的）。对于后者，我们要从场景、对象、制度、文化思想、风俗习惯等方面进行考察。

“观境确义”的“确”即“确定”。“义”又指什么呢？当代训诂学书籍在论及根据语境确定语义问题的时候，一般都局限于词义。如《现代训诂学导论》：“我们除了需要有探求语言中词义的训诂方法之外，还需要有探求言语中词义的训诂方法。‘因语境求义’就是这样的训诂方法。”^②其实，“训诂者，用语言解释语言之谓”^③。“训诂的任务是解释语言。”^④解释语言，便不限于解释词义，句义、章义、文本主旨及价值等等都需要解释。许嘉璐先生说：“传统训诂学以训释实践为其主要形式，以文献语言的内容和形式为其对象，因此它具有综合性的特点，语言以及用语言形式表现的名物、典章、文化、风习等等都在诠释

① 陆宗达：《训诂简论》，北京出版社，2002年，第164页。

② 黎千驹：《现代训诂学导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28—229页。

③ 黄侃：《文字音韵训诂笔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81页。

④ 洪诚：《训诂学》，江苏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4页。

范围之内。”^①可见，“观境确义”的“义”包括文本所有需要训解之意义，虽然对词义的解释是最为常见的。

综上，“观境确义”就是指通过联系、审察语境，以确定文本词语等各级言语单位的具体所指、深入地探究文本的思想含义及其所蕴含人文精神的一种方法。

1.2 研究“观境确义”的意义

朱熹在《童蒙须知》中曾说：“古人云：‘读书千遍，其义自见。’谓熟读则不待解说，自晓其义也。”^②这话说得很对，每一个读书人都会有这种类似的经历和感受。其实，“读书千遍”的过程，就是深入语境熟悉语境的过程，亦即“观境确义”的过程。反观语境乃是我们确定词语意义和深入理解文本思想内容的最佳途径。这似乎是个很浅显的道理，为什么还要提出来？

1.2.1 确立正确的文献训诂观念

我们注意到，在对古代典籍进行注解时，因为过于主观随意，或者机械化、教条化，以致不顾文本的主旨和义理，使得局部文字的训释与其所产生的语境相抵牾甚或格格不入的现象层出不穷。有人随意抛弃成说而生新解，例如：《论语·里仁》：“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子曰：‘苟志于仁矣，无恶也。’”南怀瑾《论语别裁》分别解释说：“孔子说真正有‘仁’的修养的人，真能喜爱别人，也真能够讨厌别人。”“一个真正有志于仁的人，看天下没有一个人是可恶的，对好的爱护他，对坏的也要怜悯他、慈悲他、感化他。”第一句讲能爱能恨，不做“乡原”，第二句马上变成了善恶兼爱，与儒家的精神实在风马牛不相及。其实，翻开《论语正义》，对第二句的注解，不管“志善而违于法者免，志恶而合于法者诛”，还是“人若诚能志于仁，则是为行之胜者，故其余所行皆善，无恶行也”^③（志于仁便不会有恶行），都不至于和上文自相矛盾。相反，也有不加思考就使用成说的。如《诗经·小雅·谷风》中的诗句“习习谷风，以阴以雨”“习习谷风，维风及颓”，祝敏彻《诗经译注》，分别译作“东风

① 许嘉璐：《关于训诂学方法的思考》，见《未辍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120页。

② 《朱子全书》第十三卷，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74页。

③ [清]刘宝楠：《论语正义》，中华书局，1990年，第141页。

和和地吹，风吹雨淅沥”“东风和和地吹，风吼雷声起”。显然，这种翻译来自《毛传》“习习，和舒貌”的训诂，但，都是“东风和和地吹”了，却一边是“雨淅沥”，一边是“雷声起”，多么不协调。“和和”与“吼”相配，实在令人费解。实际上，南宋严粲《诗辑》卷四：“钱氏曰：习习，连续不断之貌”才是“习习”在此语境之下的确解。

这些，都是缺乏观境确义理念的体现，对于我们的文化传承极为有害。而这种现象的根源即在于解释者不能够深入语境，更不去切身感受原作者的思想感情，仅仅满足于古代成训或一己之得。许嘉璐先生指出：“需要引起我们警觉的是，语文的训诂学现在时常仅仅被当作一种技巧进行传授、使用；更有甚者，认为原有的训诂学缺乏‘理论性’，进而使之蜕变为貌似严密、外表‘好看’的蜡枪头式的‘理论’。于是照抄字典词典或古代成训形成了注释或编纂工具书的惯例，或只满足于学科的‘系统性’，却解决不了学者自身阅读或解释典籍的问题。其结果是，活生生的叙事成了死板板的记录，蕴涵丰富的哲理成了干巴巴的教条。”^①可见，我们要准确地理解典籍，更好地传承优秀的中华文化，首要的任务就是改变上述不够科学的训诂观念。许嘉璐先生指出：

现在注释工作再也不是少数人的事业，从某种程度上说，已经成了群众性的工作；从事这项工作的人中专门家比较少，“兼职”是普遍现象；自幼受到严格训练或有家学的少，中途“入伙”、在注释的实践中“边干边学”者多；尤其是专业性强的古籍，其注释者一般语言知识的准备不足；为某书作注的工作周期短，反复斟酌不够；有许多注释书是专供“阅读”的，而不是供“教学”的，因而在社会上所经受的检验相对地说也比较少；除少数注释书外，遇到驳难的机会也不多。再看注释工作的范围。现在经书的注释工作已经退居相当次要的地位。不但子、史、集部全面开花，而且专业性古籍的注释工作也正在大力进行。当前注释范围之广，为有史以来所未尝见。^②

这就是说，一方面我们诠释古籍的范围越来越广，工作任务艰巨；而另一方面，承担这一任务的工作者专门化程度并不高。那么不言而喻，确立正确的文献训诂观念、掌握系统的“观境确义”方法，在今天当可以发挥出更大的效力。

① 许嘉璐：《卸下镣铐跳舞——中国哲学需要一场革命》，载《文史哲》，2009年第5期。

② 许嘉璐：《注释学刍议》，见《未辍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347页。

1.2.2 彰显“观境确义”在理论上的价值和地位

“观境确义”是重要的文献训诂方法，而目前尚缺乏对此进行系统论述的著作。“观境确义”在理论上的价值和地位曾在较长的一段时期里得不到彰显，这与其自古以来的广为运用很不相称。训诂学家所概括的“据文证义”“因文求义”“观境为训”“据境索义”“观境索义”等名目均属于此种方法，其实质都是根据语境来辨析文献各级言语单位的含义，深刻理解文献所蕴含的思想内容及原作者的表达主旨。我们从语境出发可以得到局部词语的准确含义，而只有理解了词语在特定语境中的准确含义，才能够更深刻地领会作为整体的语篇的内涵。“观境确义”的训诂方法起源极早而使用极广，然而，20世纪80年代，训诂学在新时期复兴之初，“形训”“声训”“义训”成为多种训诂学论著主张的三种基本训诂方法，“观境确义”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很多训诂学著作对它竟未置一词。

1987年，周大璞先生《训诂学初稿》始在《训诂学要略》三种训诂方法的基础上增添了“观境为训”。1990年，陈绂先生《训诂学基础》则高度概括了“据文证义”的训诂思想。本世纪以来，对“观境确义”的研究开始广泛和具体细致。如段观宋《因文求义论》^①，不仅提出词语训诂要合乎文旨、文义、文理三端，因文求义的作用不仅在于考求词义，还可用来校勘，而且较为详尽地例举了因文求义的多种类型。2008年黎千驹《现代训诂学导论》对于“因语境求义”的类别，也例举较详。但是，以往的很多研究往往偏重于讨论上下文语境，偏重于分析“观境确义”的具体方法类型，而对于“观境确义”的历史来源、精神实质、指导原则等方面进行全面研究、深入论述的专著，至今尚没有出现，对于“观境确义”在现代汉语阅读教学中的应用^②、在汉语语言发展演变规律探讨中的应用之论述，至今也未见到。因此我们选取“观境确义”的训诂方法作为研究目标。设想通过总结古代典籍所蕴含的“观境确义”的思想及对于“观境确义”方法具体运用情况的分析，适当观照西方诠释学的有关思想，较为全面地认识“观境确义”的训诂方法，力图沟通古今中外，以服务于诠释经典和语言教学、语言研究。为此，我们将从传统训诂学出发，总结和吸取古代典范训诂学家

^① 段观宋：《因文求义论》，载《东莞理工学院学报》，2003年第2期、2004年第1期。

^② 许嘉璐先生说：“文言文的词需要我们解释，现代文中的词又何尝不需要解释！解释的时候就是在做训诂的工作，只不过大家没有自觉意识到罢了。”（《谈谈训诂学》，见《曲靖师范学院学报》，1984年第2期。）

的成功经验，同时适当观照和借鉴西方传统诠释学与诠释学哲学的一些观点，并通过大量的文本剖析展开讨论。我们最为根本的文本解释观和语言学习观可以这样表述：在解释文本的时候，不再停留于言语本身，而是深入到言语所表达的世界。在学习一门语言的时候，就要深入到这门新语言所展示出的世界，而决不应该仅仅依靠语言知识与语言技能的传授。那么，我们基本的研究方法又是怎样的呢？狄尔泰曾说：“我们说明自然，我们理解精神。”既然我们面对的文本是一种精神客观化物，它们总是指向自身之外而总是具有要表达的意义，那么我们所要做的，就只能理解、是内在的体验、是对于文本的剖析与思考。当然，我们也会大量运用其他一些辅助研究方法，比如现代化的电子检索手段，这是因为语言具有社会性，我们必须拿出语言事实来。

“观境确义”在理论上的价值和地位，已经到了必须加以彰显的时候。

1.3 “观境确义”的研究概况

训诂学家在理论上最早的对于“观境确义”思想的比较明确的论述，当首推唐代孔颖达等提出的“文势说”。《五经正义》明确提出了“文势”“义势”“观文而说”等说法。其“文”即具体的言语篇章，“势”为形势、态势，“文势”就是存在于具体篇章中的种种态势，包括上下文之间的语义关联、写作的章法次第、言语间流露的主旨与情感、文化与义理、文章写作时的历史情景、作者写作的角度所持的立场等各类语境因素。“义势”则是一个和“文势”大致近似的概念，在表述上更多着眼于语义方面。《周南·葛覃》：“害浣害否，归宁父母。”《传》：“害，何也。私服宜浣，公服宜否。宁，安也。父母在，则有时归宁耳。”而《笺》云：“我之衣服，今者何所当见浣乎？何所当否乎？言常自洁清，以事君子。”对此，孔《疏》为郑玄申说曰：“以言‘害浣害否’，明其无所偏否，故知公私皆浣，常自洁清也。若如《传》言‘私服宜浣，公服宜否’，则《经》之‘害浣害否’乃是问辞，下无总结，殆非文势也。岂诗人设问，待毛《传》答以足之哉！且上言汗私、浣衣，衣、私别文，明其异也。私为私服，明衣是公衣。衣浣私汗，无不浣之事，故知公私皆浣，所以不从传也。”指出以《传》作答的“害浣害否”与“文势”（语境）不符，因为上文已经说了“薄汗我私，薄澣我衣”，衣、私对举，公服私服，没有不浣洗的。而且从诗歌本身的写作来看，也不可能由诗人抛下一句问辞，下面却没有着落而另由解释者去回答它。

宋代学术反思意味渐浓，产生了以阐发义理见长的宋学。宋学的集大成者朱

熹秉承了孟子的积极参与精神并有明确的阐述。《朱子语类·读书法》：“看文字，须要人在里面，猛滚一番。要透彻，方能得脱离。若只略略地看过，恐终久不能得脱离，此心又自不能放下也。”^①“读书，须是要身心都入在这一段里面，更不问外面有何事，方见得一段道理出。”“学者观书，先须读得正文，记得注解，成诵精熟。注中训释文意、事物、名义，发明经指，相穿纽处，一一认得，如自己做出来底一般，方能玩味反覆，向上有透处。”就是说，读者只有深入语境，达到文章像是自己做出来一样的程度，方能有所感悟。有参与就有发疑：“学者读书，须是於无味处当致思焉。至於群疑并兴，寝食俱废，乃能骤进。”“学者贪做工夫，便看得义理不精。读书须是子细，逐句逐字要见着落。若用工粗卤，不务精思，只道无可疑处。非无可疑，理会未到，不知有疑尔。”朱熹反对先有成见，主张读完全书，通盘考虑：“凡看书，须虚心看，不要先立说。看一段有下落了，然后又看一段。须如人受词讼，听其说尽，然后方可决断。”强调只有把握了文章整体，才能够进一步玩味个中深意。又说：“读书之法，有大本大原处，有大纲大目处，又有逐事上理会处，又其次则解释文义。”则是把篇章大旨放在最根本的位置。朱熹也常常谈及语脉：“读书，须看他文势语脉。”“读书，须是看著他缝罅处，方寻得道理透彻。若不见得缝罅，无由入得。看见缝罅时，脉络自开。”这些论述，都表明朱熹继承并发展了唐代的“文势说”。

清代训诂学取得了很了不起的成就，而“因文求义”在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等人那里被反复强调和广泛运用。《说文解字·髟部》“髻”字段注：“凡说字必用其本义，凡说经必因文求义，则于字或取本义，或取引申、假借，有不可得而必者矣。”《说文解字·水部》“涑”字注：“古人因义立文，后人当因文考义耳。”《说文解字·歹部》“殛”字注：“《周礼》：‘八曰诛，以馭其过。’《禁杀戮》《禁暴氏》《野卢氏》皆云‘诛之’，此诛责也。《公羊传》：‘君亲无将，将而诛焉。’此殊杀也。当各因文为训。”《读书杂志》“以熹大豪”条：“念孙案，史记日本当作勋，勋即动之误，故汉书作动也。其作熏作焮者，又皆勋之误。因文求义，当以作动者为是。”在具体的训诂实践当中，王氏父子更是开创出了许多“因文求义”的具体条例，俞樾《古书疑义举例》等也详细地总结了诸多古人属句之例，这些都使得“观境确义”的方法在运用上日臻科学和精密。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清代小学家的文献训诂，亦时或可见滥用“因声求义”

^① 此节摘引朱子言论，均来自[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王星贤点校，中华书局，1986年，第161—198页。